

漁洋精華錄集釋

上



〔清〕王士禛著 李毓芙 牟通 李茂肅 整理

漁洋精華新集釋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漁洋精華錄集釋

(全三冊)

[清]王士禛 著

李毓芙 牟 通 李茂肅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66.625 插頁 18 字數 1,576,000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000

ISBN 7-5325-2545-7

I·1289 平裝定價: 108.00 元

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卷一上

小門生東吳惠棟定字撰

同學諸子叅

古體詩一

對酒

對酒歌慨慷自我屬有生共得睹
太平皇帝陛下惟樂
康宮府治丞相無私人諸諫官彈射
姦慝咸有直聲自
中丞刺史良二千石各有廉名日南交趾皆我郡縣
蠻夷君長以時稽首殿庭屬國具爲令文笥生翠來王
京幸太學三老而五更遂賜民爵一級存問長老遣都

漁洋山人戴笠像



漁洋山人戴笠圖

张其成

漁洋山人精華錄箋注卷第一

中吳金榮林始箋注

徐淮岱陽纂輯

順治丙申漁洋集

對酒

古辭曹魏樂奏武帝所賦對酒歌太平其旨言王者德澤廣被政理人和萬物咸遂若然范雲對酒心自足則言但當為

樂勿徇名自欺也

對酒歌慨慷

古樂府魏武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又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自我屬有生共

得睹太平

夏樹芳詞林海錯漢書三登曰太平正史積儲九稔謂之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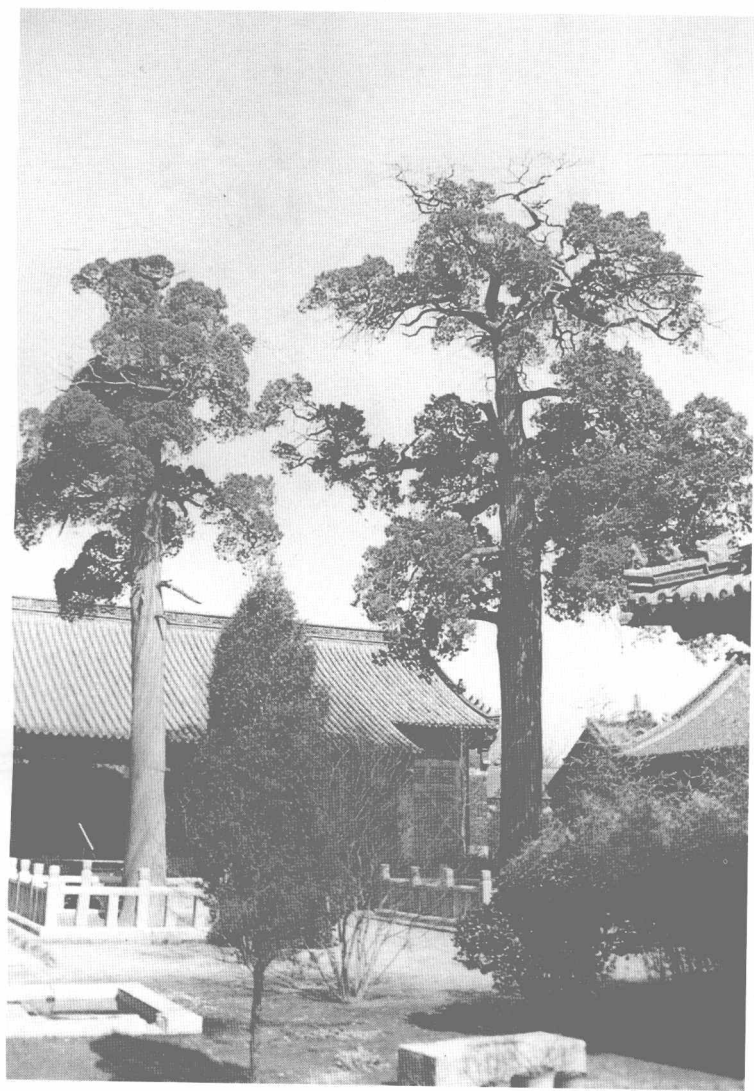
皇帝陛下惟樂康

更記

秦始皇本紀臣等上尊號主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曰皇帝高祖本紀五年尊漢王為皇帝按高起王陵曰陛下慢而侮人刺客傳曰願陛下少假借之則陛下之稱非始自漢也蔡邕獨斷曰天子近臣執兵陳于陛下謂之陛下不敢指斥天子故以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上書亦然楚辭九歌君欣欣兮宮府治丞相無私人漢書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秦官諸諫樂康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



新城王氏四世官保坊（明萬曆四十七年建）



新城王氏家祠忠勤祠（明嘉靖十八年建）

前言

李毓芙

王士禎（一六三四——一七一），是清代初年卓著詩人，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身後至雍正時，因避帝胤禛諱改名士正。乾隆時，高宗認爲「正」字與「禎」字筆畫太遠，又改名士禎。原籍山東諸城，祖上遷至新城縣（今桓臺）落戶。此後世代居此，遂爲新城人。漁洋自撰年譜云：「青州諸人，始祖諱貴，遷濟南新城著籍焉。」新城縣，在明、清時屬濟南府，所以士禎常自稱濟南人。

王士禎出身於一個世代仕宦家庭。高祖名重光，字廷宣，嘉靖辛丑進士，歷官貴州按察使參議，勤於政務。自撰年譜說他「歿于王事，贈太僕寺少卿。諭祭，稱忠勤公」，今桓臺縣王士禎故居忠勤祠尚在。曾祖名之垣，字爾式，號見峰，明嘉靖壬戌進士，歷官戶部左侍郎，贈本部尚書，善詩、文，生平仕宦行事，及師友交誼，載自著歷仕錄一書。祖父象晉，之垣季子，字子進，別字康宇，明萬曆甲辰進士，歷官浙江右布政使，贈刑部尚書。著有剪桐載筆、清寤齋心賞編、群芳譜等書。父與敕，字欽文，別字匡廬，象晉季子，清順治元年拔貢，累封國子祭酒，贈刑部尚書。士禎兄弟四人，長兄士祿，字子底，號西樵，順

治進士，歷官吏部考功員外郎，著有十笏草堂集等；仲兄士禧，字禮吉，廩貢監生，著有抱山堂集；三兄士枯，字子測，號東亭，康熙進士，著有古鉢山人集。由於家學淵源，兄弟四人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又加上個人刻苦學習，都善詩、文，長後各有成就，馳聲藝苑。士禎六、七歲入家塾，學詩經，已能領會詩情。他在池北偶談誦詩中說：「予六、七歲始入鄉塾，受詩，誦至燕燕、綠衣等篇，便覺根觸欲啼，亦不知其所以然。稍長，遂頗悟興、觀、群、怨之旨。」（卷一六）此後自取唐詩誦讀，並學作詩。長兄西樵看出他的詩才，便使手抄王維、孟浩然、常建、王昌齡、韋應物、柳宗元等數家詩學習。後三十年，士禎在書考功年譜後一文中還表示感激幼時受長兄教導之情，說：「文章經術，兄道兼師。」祖父象晉，辭官家居，自號明農隱士，年八十餘，日常督教諸孫讀。從叔祖象咸，字洞庭，善草書，喜歡飲酒，性格豪放，有張顛之風。有一次，象晉邀請他來宴會，他醉中飛筆作書，淋漓滿紙，象晉也一時興致勃發，命諸孫即事對句，說道：「醉愛羲之迹。」士禎時年十一歲，應聲答道：「狂吟白也詩。」二公見答對得好，大喜，賞給他兩把畫扇（見漁洋詩話卷上）。又幼時曾題明湖詩，有句云：「楊柳臨湖水到門。」又曾作落葉詩數篇，並為長輩所贊賞，中有句道：「已共寒江湖上下，況逢新燕影參差。」又道：「年年搖落吳江思，忍向烟波問板橋。」據說十五歲便著有落箋堂初稿一卷，伯兄西樵為作序，並刻印（據惠棟注補漁洋年譜說）。順治十二年，士禎入都參加會試中試，未殿試而歸。當時士禎與長兄西樵、三兄東亭文名漸著，號稱「三王」。後二年八月，遊歷下，邀集諸名士於大明湖，會飲水面亭上，舉辦秋柳詩社。繞亭秋柳千餘株，披拂水面，葉始微黃，乍染秋色，士禎即景作秋柳詩四首。當時和者既多，後一經傳揚，大江南北士人，甚

至閨秀亦多和作。詩人陳允衡曾稱贊士禎詩道：「元倡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諸名士和作，皆不能及（漁洋詩話卷上）。時士禎二十四歲，詩已蔚然成家。順治十五年，士禎赴京參加殿試，居進士二甲。次年，授任揚州推官。順治十七年，赴揚州就任。十八年，士禎曾渡江遊吳下，謁見前輩詩人錢謙益。錢氏爲當時詩壇領袖，很賞識士禎詩才，贈詩道：「騏驥奮蹴踏，萬馬暗不驕。勿以獨角龍，儼彼萬牛毛。」又爲士禎詩作序，中有「與君代興」之語。其被賞異如此（漁洋詩話卷上）。士禎感激錢氏賞識之情，終生在心。所著魚子亭雜錄云：「予初以詩贊於虞山錢先生，時年二十有八。先生一見，欣然爲序之，又贈長句，采其詩入所撰吾炙集。所以題拂而揚詡之者，無所不至。今將五十年，回思往事，真生平第一知己也。」士禎在揚州日，公事之餘，嘗與諸名士宴集紅橋賦詩，有紅橋倡和集。揚州紅橋，也因而聲名益彰。惠棟漁洋自撰年譜注云：「山人作浣溪紗三闕，所謂『綠楊城郭是揚州』是也。和者自茶村而下數君。江南北流傳之，或有繪爲圖畫者，於是過揚州者，多問紅橋矣。」士禎又遍遊江南山水，凡如皋、蘇州、無錫、南京等地名勝，無所不造其境。即在順治十八年，因爲喜愛太湖中漁洋山的秀美，竟自號漁洋。其自撰年譜云：「正月，有事吳郡，看梅玄墓，宿聖恩寺，望太湖。漁洋，湖中小山也，一峰正當寺門，愛其秀峙，無所附麗，取以自號。」士禎在揚州爲官五年，被調任京職，後官至刑部尚書。在官期間，曾查獲清理過許多民間冤案，爲之昭雪，頗有政聲。士禎雖日常忙於官務，然從未懈怠詩文著述。他曾敘述在揚州時的詩興道：「予往如皋，馬上成論詩絕句四十首。」予在璧社湖中，作歲暮懷人絕句六十首，丙夜而畢，紙盡，以公牒牘尾續之，淋漓皆遍。」（漁洋詩話卷上）離揚州時，惟圖書數十篋，嘗有

詩道：「四年祇飲邗江水，數卷圖書萬首詩。」（自撰年譜惠注）其後爲官，出使遍經秦、蜀、楚、粵、吳、越等地，路途往來之間，都留下了豐富的篇章。

康熙五十年五月，士禎因瘍症大作，於故里逝世，年七十八歲，葬於系河北岸祖塋。前一年秋間，歙縣程氏兄弟徵求士禎詩、文，以備彙爲全集，刻版印行，時士禎已病不能起，便於枕上口授，讓他的兒子啓汧把他的歷年所作編次成冊，總爲九十二卷，名帶經堂集。本年春，在枕上爲一女子作了一篇傳記，也口授，讓啓汧代書，感慨道：「吾初官維揚時，爲居烈婦雪冤一事，久欲爲立一傳，因循未果，今煩悶鬱轡中偶於枕上得之，了此一段公事！」（見漁洋年譜·嗣君跋）於此可見士禎熱忱著述，至老不倦。他一生所編著詩、文，凡數十種，其中自作的詩占千餘篇，可謂洋洋巨著。

二

士禎推重文士，并注意整理其詩文著述，因此編選刻印了不少前代和當代的文人詩集。茲就他愛重鄉土文獻舉例說明。邊貢，字廷實，號華泉，歷城人，明弘治進士，與李夢陽等人號稱「弘治十才子」，官至南京戶部尚書。他平生好收藏典籍，一夕，慘遭火災，仰天大哭，懊恨病卒。士禎敬重其才學，編選邊華泉詩集四卷，又編選邊貢子邊習詩一卷，名邊仲子詩，附於後，并行刊印。作序表明編選宗旨和經過道：「邊集爲郡人劉吏部希尹所編，一刻於胡中丞可泉，再刻於魏司理永孚。桑海之後，皆淪烟莽。

不佞自束髮受書，頗留意鄉國文獻，以爲吾濟南詩派，大昌於華泉、滄溟二氏，而筆路藍縷之功，又以邊氏爲首。庸暇日，因參伍二刻，薙其繁蕪，掇其精要，與徐氏迪功集并刻於京邸，俾鄉之言文獻者足徵焉。」又說編選邊仲子詩的情況道：「公仲子習，字仲學，食貧受徒，以詩世其家，所傳『野風欲落帽，林雨忽霑衣』、『薄暑不成雨，夕陽開晚晴』，其佳句也。有遺稿一卷，將錄其可存者，附斯集後，以備一家之言。」漁洋詩話中也記述道：「邊習字仲學，歷城戶部尚書華泉先生仲子，有睡足軒詩一卷，紙札草惡，猶是當日真迹，亡友徐東癡裝潢而藏之。余既刻華泉集，又刪存仲學詩一卷，附刻於後。」（卷下）士禎在序文中贊稱大昌濟南詩派，邊貢有開創之功，同時提示佳句，表明仲學詩的新穎特色。

在當代，士禎交遊頗廣，同海內一些著名文人往來密切，如杜濬、施閏章、朱彝尊、陳維崧、邵長蘅、洪昇、宋琬、余懷、彭孫遹等，都相與交好，常有詩贈答，或收錄其詩刻印。這都可從他的著述中見之。今先特別一叙士禎和本鄉幾個名士的交遊，并說明他不以勢位論交，尊重士人，重視整理保存鄉國文獻。新城徐夜，字東癡，是士禎從叔祖王象春（字季木）的外孫，與士禎爲外從兄弟，善詩，五言宗法晉陶潛。明朝亡後，他歸隱系水之東，寫下了不少記述林泉之趣的詩篇。士禎自少在家鄉時便與東癡交往甚密，相與作詩倡和。順治十三年春，士禎與東癡結伴遊鄒平、長白山，賞玩柳庵、上書堂、醴泉寺等名勝，刻長白遊詩一卷。漁洋長白山錄，亦於此時所著。次年八月，士禎集諸名士於大明湖上，作秋柳詩，東癡雖未與會，但亦有和作，題作阮亭秋柳詩四首（徐東癡集卷二）。又作再題阮亭秋柳詩卷，詩中稱贊士禎詩情道：「詩寫白家何句好，賦憐王粲使心惆。誰人愛唱清江曲，春月爲姿亦漫愁。」并自注

云：「阮亭好詠劉采春清江一曲柳千條絕句。」（見徐東癡詩集卷二）士禎曾贈東癡詩，贊稱他的詩才道：「湘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漁洋詩話卷上）後來士禎在京做官，有一次返里，與兄西樵、東亭同拜訪東癡，見他家境貧苦，饑寒交迫，便與縣令信，請與照料其人的生活（見士禎徐詩序）。東癡曾作春日寄東亭、阮亭兄弟一詩，表示感激受顧恤之情，詩道：「計拙謀生事，常年祇舊貧。粟瓶儲斷日，米帖乞從春。老態乖時趣，窮交累故人。猶存青眼在，未覺白頭新。」（徐東癡詩集卷一）東癡晚年，其詩多半散失。士禎在京，就一向所存的東癡詩二百餘首，編輯刊印，名徐東癡詩集，並為作序，哀傷道：「夙昔之交獨予在，序先生之詩，思疇日兄弟友朋遊處倡酬之樂，為之泫然而流涕也。」（張實居，字蕭亭，一字賓公，鄒平人，為士禎內兄，隱於大谷，彈琴詠歌自娛。士禎敬重其人品學問，相與交好。這從士禎跋自書宋人絕句一文中可見兩人志趣的投合。文道：「雪二日，夜乍晴，上嘯臺，東望林木蒼茫，宛然范寬、倪迂之筆。會樵唱軒落成，初移筆硯几榻，燭下作書寄內兄賓公山中。書竟，偶錄此詩。地爐榑柮，燈火青熒，歲暮風味，恨不與賓公同之也。」（漁洋文略卷二）士禎編選張蕭亭詩集刊印，並為批點。作序道：「蕭亭古今詩盈千餘首，樂府古選尤有神解。為擇其最者三（一本作「五」）百餘篇，別為選集。後世誦其詩者，庶以知其人焉。」後來士禎又在詩話中記述道：「內兄張蕭亭實居，鄒平少保忠定公孫也，家有湄園，擅丘壑之趣，今蕪矣。嘗有詩云：『桃花乍放柳初生，葉底春禽送好聲。人在西園山翠裏，斜風細雨度清明。』予刻其詩四卷。」（漁洋詩話中）

在士禎相與交遊的鄉友中，更一叙他和蒲松齡的友誼關係。蒲松齡是清初文學家，以作聊齋志異

著名，淄川人，住居和士禎鄰縣，彼此交好，然兩人一生所處的境遇却很不一樣。王士禎官運亨通，勢居高位；蒲松齡科舉失意，始終不過是個窮塾師。但王士禎却很尊重蒲松齡的道德學問，蒲松齡也極贊賞王士禎的詩文造詣，彼此從文字交結爲好友。蒲松齡著聊齋志異，王士禎爲之評點。更作戲書蒲生聊齋志異卷後一詩，贊稱其書的故事情味，詩道：「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蠶尾集卷一）蒲松齡也作次韵答阮亭先生見贈一詩，表示見重於士禎的感激之情（詩見聊齋詩集卷二）。康熙四十一年，士禎在京遙寄所著古權錄給蒲松齡，蒲松齡作詩致謝，題作謝阮亭先生遙賜古權錄用黃太史題放鵬圖韵，詩中贊稱士禎器重文士，說道：「調羹濟蒼生，想望亘四表。胡爲羨文人，結契海鷗鳥！」（聊齋詩集卷四）康熙五十年五月，蒲松齡聽說士禎去世，至爲哀痛，并作了四首哀悼詩，從中也可以表現出兩人生平深厚的情誼，以及蒲松齡對士禎詩壇地位的尊重。詩題作五月晦日夜夢漁洋先生枉過不知爾時已捐殯宮數日矣，其一道：「昨宵猶自夢漁洋，誰料乘雲入帝鄉。海岳含愁雲慘淡，星河無色月淒涼。儒林道喪典型盡，大雅風衰文獻亡。薤露一聲關塞黑，斗南名士俱霜裳。」（聊齋詩集卷五）

在士禎的鄉土詩友中，尚有伊闢，字盧源，別字翕菴，新城人，順治十二年進士，與士禎會試同科，官至大理寺卿。士禎與之同朝做官，相與交情甚篤，常有詩贈答。康熙十九年，伊闢奉命出使雲南，士禎賦送同年伊翕菴中丞巡撫雲南詩以贈之，此後又作懷翕菴中丞沅州、得翕菴書等詩，表示關懷朋友之情。後來伊闢因爲忙於籌供軍需，積勞成疾，死於蠻烟瘴霧之地，治喪家鄉，士禎爲撰墓志銘，并作詩挽

之。詩云：「歿視悲荀偃，生還失伏波。故人歌薤露，流涕向山河。」（以上引詩都見漁洋精華錄金本卷九）

士禎居易錄中曾言及他在揚州時的交遊：「庚子，之官揚州。揚州衣冠輻輳，論交遍四方；又數之金陵、姑蘇、毗陵，所至多文章之友，從遊者亦衆。」又曾說，在揚州時「多布衣之交」。茲錄他拜訪詩友杜茶村的一段記述：「杜茶村濬，初名詔先，黃岡人。僑居金陵，貧甚，屢客廣陵。甲辰人日大雪，時方鎖印無事。予造訪之，清言竟日。乙巳七夕，予北上京師，諸人祖於禪智寺，即席賦五言。茶村有句云：『記逢人日雪，造我吟窮愁。』謂此也。」（漁洋詩話上）

士禎很重視民間無名詩人及其著作，把所見所聞都隨筆記錄下來，這從他的詩話中可見。所記的詩友，遍及各行各業，有木工、衣工、擔者、鋤者、僧人、閨秀，甚至乞丐等。他們有一篇之勝，或一言可采，都予以宣揚。因此很多無名詩人的作品，得以流傳。今錄一則如下：

蕭詩，字中素，華亭人，隱於木工，博學善詩。其警句云：「遼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山寺落梅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從學者甚衆，而執事如故。（漁洋詩話卷中）

以上說明士禎重視整理保存鄉土文獻，并尊重文人，廣交遊。由於多方面注意詩人作品，汲取其所長，也開擴了自己詩文創作的構思境界。